

完美的恋情和极致的人生到底是什么？《第8号当铺》作者深雪在魔幻的拍卖会中，将给你最终的答案！就算你再讨厌你的命，都会有无数人争着来抢。

LIFE
AUCTION
HOUSE 2

人生
拍卖会
2之
褫魂夺爱

深雪◎作品

ZITA LAW

人生拍卖会，从来都是强者的游戏。
厌世？羡慕他人？我们不允许！
谁有力量活下去，
自然可以追寻到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LIFE

AUCTION

HOUSE 2

人生
拍卖会
2之
褫魂夺爱

深雪©作品

ZITA LAW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拍卖会2之褫魂夺爱/深雪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086-2838-7

I. 人… II. 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4412号

本著作物简体字版由青马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 (Feel Company Limited) 授权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印行和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人生拍卖会2之褫魂夺爱

RENSHENG PAIMAIHUI 2 ZHI CHIHUNDUOAI

著 者: 深雪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10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870mm×128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1-3437

书 号: 978-7-5086-2838-7 / I · 226

定 价: 28.00元



Sword

这是一个亚洲艺术家的颁奖典礼，由超级品牌赞助，采取酒会模式，有名人明星嘉宾在会场中拍照，然后典礼开始，著名的男高音在台上献唱，继而主办机构宣读获奖者的名字，各项艺术类别的艺术家上台接受奖项。至尊大奖颁发给画家魏龄，她步上台的那刻掌声雷动，红透世界画坛的她屡创拍卖价新高，最近拍卖的作品的价值更加开创当代艺术的最高纪录，有幸收藏她的作品的收藏家全部晋身亿万富豪，她的艺术创作等于稀世瑰宝。

台上的射灯照在魏龄身上，台下的来宾都看到了，举世知名的大艺术家本人比照片看来更单薄，标致的脸孔疲惫又憔悴，那苍白凄清的气质，让人感觉可怜兮兮，她在台上摇摇欲坠似的，仿佛下一秒便会倒下。

其他获奖者都有发表获奖感想，但魏龄没有，她站在台上挂上梦一样的笑意，让台下的大群记者拍照，两分钟后，目光较为锐利的

嘉宾看到，魏龄的神情开始变得迷离，她的目光失去焦点，笑着的嘴唇不由自主地颤动。接触她较多的画廊职员知道是时候扶她步下台阶了，画廊职员明白，魏龄在公众场合中维持的注意力开始消失。他们疼惜她，不想虚弱的她在人群中继续逗留。

在场的人大概听闻过魏龄的状况，被严重失眠长年折磨的她难以按本子办事，在人多的场合会有幻觉和幻听，对于别人的发问她往往做不出反应，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假眠的情况。然而，一切都没关系，魏龄的艺术成就超卓，无人会介意她有些许行为失当，反而，大家更珍惜这名突破苦难倾心创作的艺术家的，她对自身病患的漠视，对艺术的绝对热情，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就算不懂艺术的人也能感觉到，魏龄是尽了全力地活，那是一种能臣服世人的掏心掏命的姿态。试问世上，谁会比魏龄活得更尽力？

台下的嘉宾目送魏龄离开会场，同时，表演项目在台上展开。在聚集的人群中，一名金发绿眼的男子正凝神沉思，他的名字是帕拉斯，他是世上唯一了解魏龄真面目的人类。

他没有留下观看表演，也没有与其他宾客聊天，他是一心一意来看魏龄的，如今魏龄走了，他也没理由继续留下，他转身离开会场。

帕拉斯对这种颁奖酒会没什么感觉，但他对魏龄摘取至尊艺术大奖则感受甚深，甚至，他觉得那是一种可怕的冲击。

帕拉斯的心在说：“那原本是我的。”



只觉得，怨恨如极速生长的蔓藤，瞬间纠缠身心。

要不是魏龄在人生拍卖会买走了他的命，今天魏龄所拥有的成就，全应该是他的。

帕拉斯的眉头皱得很深，这使他的眉心看来如插利剑。

这几年间，帕拉斯一直住在豪华游艇上，在遇上魏龄之前，他的生活一直优游富足。用不尽的钱，无欲无求的心态，没有任何人际关系，没有工作和生活压力，仿佛孤独，但实则快乐。后来帕拉斯才明白，他所过的写意日子，全拜人生拍卖会所赐，他们让魏龄成功竞投了他的人生，而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十年的绝对优游的日子。

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四年，继而遇上魏龄，忽然，前尘往事一涌而上，帕拉斯为了被褫夺了人生感到愤恨，他无法继续过人生拍卖会安排给他的平静人生。怎么可能再安然过日子？明明那条命是属于自己的呀！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一个人侵占了自己的人生后更独揽所有荣耀和风光？

这一夜见过魏龄，帕拉斯内心的积怨又再席卷他，他在游艇上号哭，在无人的海中心嘶叫，被褫夺了人生的仇恨早已撕裂了他。

那种痛和恨是怎样的？除了复仇之外，根本瓦解不了。

人生拍卖会所安排的生活很优越，但帕拉斯的概念是：属于他的东西绝对不能被拿走。

这是百分百绝对的一回事。属于他的，无人可染指。



人生拍卖会中的孪生姐妹，金发的娅娅与红发的纳纳曾向帕拉斯解释，皆因他曾经在两年内连续衍生厌世念头达至一百二十次，甚至确切实行自杀两次，所以才把他所厌弃的人生拿去拍卖。说得这样铿锵有理，实则也不过是强抢掠夺。

帕拉斯拿起灭火筒后的斧头，出尽全力斩向游艇起居室内的沙发和餐桌，斩得支离破碎后，他才累极跌坐地板上。毁坏物质之举看似幼稚，但他非要一泄心头之愤不可。

帕拉斯知道，他需要去毁灭。

帕拉斯眉心中那把剑，陷落得更深。

接下来他要实行的毁灭，当然不会是桌桌椅椅。

既然魏龄够胆去撬夺他的人生，他怎会不够胆去毁灭她的人生？

※ ※ ※

魏龄的医生不断让魏龄尝试新品种的安眠药，最近有一种颇有效，能让她每晚睡上四小时。服用这种安眠药的一星期内，魏龄就觉得清醒了许多，创作时更有活力，难得的是，她重新感应生活的乐趣，品尝食物之际，味蕾苏醒起来；微风吹拂她的发丝，她能感受那种轻柔；看搞笑片时她能及时笑；并且，她听得清楚每一个人的说话，她能重新与别人正常沟通。



超过四年了，她已经忘了真正的生活是何模样，除了画画和做雕塑，她感觉不到其余任何事情。失眠带来了混沌，她总是处于麻木和惘然之间。

如今，是不是有救了？找到能入睡的方法后，她买回来的这条命是不是无所缺失了？

忽然，魏龄领略到完美。她只觉得，人生再无遗憾。

既然这种药那么合适，魏龄便吩咐菲佣往医务所取药。然而服用新一剂药物之后，魏龄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她无时无刻不处在亢奋中，视觉上幻影重重，身边所有人与物恍如快速掠过，魏龄觉得，世界已变成抽象艺术，她处于当中，每一秒都令她惊讶得张口结舌。

最要命的是，服了药后，她完全没有睡意，三日三夜都睁着眼睛，眼皮不过合上半分钟，便又自动弹开。魏龄还以为，她快要耗尽精力而猝死。

向医生报告，医生怀疑魏龄无法持续服用此药物，以往，魏龄的身体也屡次排斥某些公认有效的药物，如今，医生相信了此品种的安眠药对魏龄产生不良作用，停止给她开处方。

希望落空了，魏龄好泄气，原来，真的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安眠药能治愈她。她摇了摇头，长叹一声，驯服地认了命。

买这条命回来之时，她已经知道附带顽疾，只是，心有不甘，要千方百计去克服它。

如果某晚能睡上一小时，魏龄已觉得那是她的幸运日，但多数时候，她只能假寐一刻。望着寂静的夜空，她幽幽感叹：“是的，我买了它的好，又买了它的坏。”

犹幸，都一早接受了。

魏龄哪会想到，这是一次陷害？帕拉斯一直暗中紧密调查她的一举一动，当他看见魏龄表现出生气盎然的样子后，他就猜得出魏龄服用了有效的药物。他怎么会希望魏龄活得好？立刻，他就收买了医务所的护士，护士交给魏龄非佣的是与安眠药形状一模一样的兴奋剂。

那一个晚上，帕拉斯走到魏龄的画室，他有话要对她说。对生活细节没有概念的魏龄没把后门锁上，帕拉斯是自出自入的。帕拉斯的前尘是这幢小洋房的主人，然而他对此地没有半分感觉或记忆。帕拉斯没理会这种陌生，他知道有任务要办妥。

帕拉斯看见，魏龄正坐于一幅巨型画作跟前，那画比一面墙还大，画中有近百个人物，他们在烈焰中挣扎，奇异的是，人物的表情全部迷幻而旖旎，甚至充满梦想。

帕拉斯没有叫唤魏龄，是魏龄感应到有人存在，于是回头看他。

魏龄看见是帕拉斯，倒没有任何惊奇，以往，帕拉斯也曾以不友善的姿态露过面。

帕拉斯走前，与魏龄对望片刻，然后望向那部画作，说：“人物的神情让人有联想。”



魏龄非常乐意与帕拉斯分享她的创作。“这些是在炼狱中的人，他们以为，将能被提升到天堂去。”说罢，魏龄苦笑，“人有时候，会误会自己有能力突破苦难。”

帕拉斯完全明了魏龄所指何事，眼前女子的确脸色如灰，眼圈凹陷，红筋纠缠眼内，她曲背而坐，垂下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微颤。

因为活上帕拉斯的命，魏龄不再是个健康的女人，她形如枯树。

帕拉斯故意以关心的语调慰问：“你的身体好吗？”

魏龄啼笑皆非。“你问候我的健康？我的健康状况如何，你该很清楚。”

帕拉斯开始入正题了，“这又何必呢？我的命那么苦，你还是要活下去。”

魏龄理所当然地回答他：“就是为了画画呀！能画便能活。”

帕拉斯坐到地上来，然后，抬起一张英俊又友善的脸，如此说：“我大概完全及不上你。那对孪生姐妹说，我因病厌世极了，自杀又死不掉。”

魏龄垂脸看着他。“我完全能感受你的痛苦。”

魏龄挂上一个无奈的笑容。

帕拉斯说：“你也不过失眠了四年多，我在原本的人生中失眠了十多年，我的厌世，情有可原。”

魏龄却是淡然回应。“就算我会继续失眠数十年，我也不会厌世。”



帕拉斯眉头一皱，这样说：“你真的能忍受更漫长的苦？你所承受的，是慢性谋杀般的凄凉。别倔强，我知道你在每次治疗失败后有多沮丧，看吧，你的失眠太有独特性，再新的科技和药物都舒缓不了你的苦。”

魏龄看着帕拉斯，继而，不由自主地失了神，帕拉斯的话仿佛有回音，魏龄的精神状态开始散漫了。“是的，长期失眠……是一种煎熬……”

魏龄有点口齿不清。

帕拉斯望着她，恶意地心凉。

还以为魏龄会消沉下去，她却忽然抖擞精神，坚定地表达她的信念。“不过，能拥有创作的自由以及回报，我甘心承受。”

帕拉斯暗暗地抽了口冷气，这个活上了他的命的女子，并不好对付！“人生，不该是充满享受吗？你明白人生拍卖会安排我们这种被褫夺了小命的卖家十年优游日子的意义吗？那就是，让我们得到百分百的享受。只有让我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才算得上真正的补偿。”

魏龄尝试思考帕拉斯的说话，究竟，享受对于她来说有多重要？可是，想不了几秒，她便觉得太纷乱了，这个晚上她对刚完成的画作做部分修改，早已筋疲力尽，没有力量做出任何深入的思考。

她转而直接问帕拉斯：“你这次探访，是要劝我交还你的人生，要我重活我原本那条命，是吗？”



帕拉斯一脸和善地说：“我是不忍心看见你因为活上我的命而日渐步向枯萎。”

魏龄轻轻问：“你真的觉得我活得好苦？”

帕拉斯告诉她：“你的失眠症只会每况愈下，你也明白，你将会更萎靡，精神损耗至筋疲力竭，甚至，你可能终有一天精神失常。值得吗？”

魏龄的眼神飘到远处。她不难想象神志完全纷乱的日子，基本上，她早已不能清清楚楚地活。

她的背更曲了，整个人看来是那么虚弱衰败。

帕拉斯在这时候说：“我不了解你从前所过的是怎样的人生，但我猜想，断不会被类似的慢性谋杀疾病困扰。”

魏龄也就微笑了。“我从前的人生……”

如今，她可以嫣然一笑，但活在前尘时，每一天都是无尽的唏嘘。

帕拉斯那条命虽然恶疾缠身，然而，怎比得上前尘那条命一般苦？魏龄怎会忘记，那种白活一场、毫无回报的悲叹。

生命力聚焦到魏龄的黑眼睛里。她站起来，强硬地对帕拉斯说：“你得接受，我这条命，已不再与你有关，你也无权教导我要怎么活。”

帕拉斯看见魏龄眼里有火。

既然劝说不成，帕拉斯便要走下一步。他对魏龄说：“你记住我这刻的话：你坚持继续活我的命，你一定后悔！”



站起来的帕拉斯挡住背后的光线，魏龄抬头望去，帕拉斯就像遮掩光芒的阴邪之物。

帕拉斯怒气冲冲地离去，魏龄目送他的背影，原本，她企图对帕拉斯说的话做出联想，可是几天没睡让她脑袋空空的，算了吧，她窝在椅子上，假寐片刻好了。

前尘苦难重重她都捱得过，试问，一个帕拉斯算得上什么？

失眠令魏龄沉落在麻木中，衍生不出害怕的感觉。

脑袋内却忽然掠过一句话：“帕拉斯是前来索命的……”

这灵光一闪过后，魏龄不独没惶恐，反而，喜悦的亮光绽放脸上。

她立刻走到画室另一端，搬出空白的画板，拿起画笔，勾画出构图。

这一幅作品，她要命名为索命之神。

看吧，魏龄活着的这条命，每一秒都活在创作中。

※ ※ ※

要打击魏龄总有办法。

某天，魏龄读到一篇有关她的作品的评论，批评她的创作自怨自艾，毫无感染力，没有留存后世的价值。魏龄当然愕然了，但画廊的职员让她不用担心，这只算个别的评论。但后来，负面评论陆陆续续



出现，一篇比一篇更具攻击性，魏龄情绪受影响，心情很低落。

她最为自己的创作自豪，每件作品都来自灵魂深处，每一笔油彩都蕴含澎湃的情感，生命中每一分的感受都在画布中释放了。耗尽生命而来的宝贝，怎么可能被贬为没有生命力？

画廊职员说，只要新举办的画展成功，这些评论根本不值一顾。魏龄也认同，那些画评人总不能了无期限地盲目攻击她。

最新系列的作品以天堂、炼狱和地狱为题，题材宏大具有野心，视觉效果惊心动魄，画廊负责人很有信心，邀请了世界各地一级的收藏家前来参观画展，而每幅作品的定价以千万元计。

怪异的事情却发生了，有人故意剥夺这批画作的展出机会，在画展开幕前一晚大肆破坏，画作上的人脸被涂污、割破、剪掉，十幅画作无一完整，东歪西倒地半吊在画廊的墙上。

魏龄大受打击，她的心血被无耻地糟蹋了，更让她激动的是，明显有人不想她展出新的作品。画廊职员报了警，以为能伸张正义，谣言却肆意四起，一致负面地认为，魏龄害怕新作遭受劣评，因此布局自毁画作。

魏龄崩溃了，她坐在画室的大画板前，什么也画不出。抑郁之后就是号哭，她完全不明白为何要承受来自四方八面的伤害。

她听说过，某些艺术家在潜藏十年八载后会有更杰出的艺术成就，只是，此刻的低潮让她好悲观，魏龄害怕她要重活前尘，余下半

生都只能白活一场。

魏龄没忘记为何她要舍弃原本的人生，那种徒劳无功令她很泄气，在那前尘，无论在哪方面她都拼尽力，但每一次尽力都是白费，那是一段没有任何回报的人生。

如今，她可会重蹈覆辙？可会枉费气力然后一无所得？

魏龄把脸埋在手心中，幽幽感叹：“我买回来的人生，真相难道是一无是处？”继而，是更深沉的一句：“是否，无论我活着谁的命，结局都只会是白活一场？”

情绪最低落之时，只要想歪些便会钻进牛角尖，她的力气都花在惶恐和悲伤上，哪有精力进行创作？越想画越画不出，她横躺大画板前，枯萎如朽木。

没法睡、无法创作、终日沉落在抑郁中。魏龄再感受不出这条命有何价值。

她开始每晚喝酒，一瓶又一瓶，混乱的意识从此变得更加混乱。她买回来的这段人生，重点就是创作和由成就带来的人生回报，如果失去创作力和成就感，还剩下什么？

有一晚，她在画室后方的堤岸喝酒，然后她看见，海中心的游艇上有人向她挥手。揉了揉眼睛再看，原来那是帕拉斯。

不知怎的，魏龄好高兴看见他，她有对他说话的欲望。当帕拉斯提议她上船一聚，她便答应了他，她笑着走到码头，等待他的游艇泊岸。



帕拉斯扶她上船。“实在太稀罕了，居然在画室以外的地方看见你。”

魏龄环顾四周，问道：“你一直住在船上？”

帕拉斯带她走到船头，对她说：“是的，自某天起我便住在游艇上。买一艘游艇的时候，我的意识颇迷糊，而住在游艇上这决定，也来得迷迷糊糊。可能，那时候我正不知不觉中遵从了人生拍卖会的安排。四海飘浮不着地的优游人生，便是他们为我做出的补偿。”

船一直往海中心驶去。帕拉斯替魏龄铺好垫子，又替她倒了一杯酒。

魏龄凝视了他半晌，然后说：“你一直都责怪我买走了你的人生。如果不是我买，也会有其他人买的。”

帕拉斯饶有深意地一笑，继而说：“所以我也想通了，要责怪的不是你。”

魏龄脸露惊喜：“你想通了！”

帕拉斯耸耸肩，望向漆黑的海面。“其实，如今我的生活挺好。”

魏龄呷了口酒，叹了口气。“也许，我该羡慕你。”

帕拉斯望向她。“怎么了？终于我的人生让你受苦了？”

魏龄望了他一眼，接着摇头苦笑：“你有听闻过吗？我被画评人攻击得体无完肤，而我的新作遭受破坏不能展出。最糟糕的是，我现在什么都画不出来。”